



衣带渐宽终不悔

名家谈书说文

陈济康

贺家星 编

程杭

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衣带渐宽终不悔：名家谈书说文/陈济康等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1997.8
(雅趣文丛)
ISBN 7-5075-0646-0

I. 衣…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杂著—中国—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336 号

衣带渐宽终不悔——名家谈书说文

编 者：陈济康 贺家星 程 杭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惠军
封面设计：童行侃 吴放梅
经 销：新华书店
社 址：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63096781 63097990
邮 编：100800
印 刷：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11.125
版 次：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01~6000 册
书 号：ISBN 7-5075-0646-0/C·32
定 价：18.00 元

华文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瞿秋白：	《饿乡纪程》绪言	(1)
	《赤都心史》序	(4)
	论翻译	(6)
	《子夜》和国货年	(15)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9)
鲁 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41)
	上海文艺之一瞥	(44)
	《毁灭》后记	(55)
	叶紫作《丰收》序	(62)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64)
	萧红作《生死场》序	(66)
	白莽作《孩儿塔》序	(68)
刘大白：	《龙山梦痕》序	(70)
蔡元培：	《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	(76)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78)
	何谓文化	(81)
	国语的运用	(87)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	(90)
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	(94)
	中国道术史的做法	(98)
	伪书的分别评价	(106)
	书法在美术上的价值	(108)
苏曼殊：	《秋瑾遗诗》序	(111)

王国维：	《国学从刊》序	(113)
	人间词话（节选）	(117)
	《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	(139)
	屈子文学之精神	(144)
刘半农：	《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篇》序跋 ..	(148)
	寄《瓦釜集》稿与周启明	(150)
	《半农杂文》自序	(153)
夏丏尊：	《鸟与文学》序	(159)
	《平屋杂文》自序	(161)
	读《清明前后》	(162)
	关于国木田独步	(168)
谢六逸：	《草枕》吟味	(172)
	读书的经验	(176)
朱 湘：	书	(178)
	三百篇中的私情诗	(181)
	五绝中的女子	(184)
	《草儿》	(187)
	文学与消遣	(191)
	诗的产生	(194)
庐 隐：	月色与诗人	(200)
	读诗偶得	(204)
	创作的我见	(208)
方志敏：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	(210)
陆 蠡：	《囚绿记》序	(218)
	《少年读物》发刊词	(220)
缪崇群：	苦行	(221)

章衣萍：	记濮文昶的词	(224)
	记石鹤舫的词	(227)
	糟糕的《国语文学小史》	(229)
	《平民诗选》序	(235)
	《深誓》自序	(237)
	《片断的回忆》小序	(239)
叶 紫：	《星》后记	(241)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	(243)
梁遇春：	善言	(244)
	《春醪集》序	(246)
	《小品文选》序	(247)
闻一多：	《烙印》序	(251)
	时代的鼓手	(254)
郁达夫：	《沉沦》自序	(258)
	《茑萝集》自序	(262)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编选感想	(260)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261)
	杂评曼殊的作品	(282)
	长篇小说	(288)
	《永嘉长短句》序	(291)
	序《爱情的梦》	(292)
	《几个伟大的作家》译者序引	(294)
柔 石：	《旧时代之死》自序	(297)
	《希望》自序	(299)
许地山：	《空山灵雨》弁言	(300)

	创作的三宝和鉴赏的四依	(301)
	《解放者》弁言	(304)
	《硬汉》序	(306)
徐志摩:	诗刊弁言	(308)
	《猛虎集》序文	(311)
	关于《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的讨论	(316)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320)
萧 红:	《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	(338)
	《〈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作》 ...	(343)
潘漠华:	白居易底“新乐府”	(344)
蒋光慈:	《妇女运动概论》序	(348)
	《爱的分野》译者小序	(350)

《饿乡纪程》绪言

瞿秋白

阴沉沉，黑黢黢，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在这样的地方，视觉本能几乎消失了；那里虽有香甜的食物，轻软的被褥，也只值得昏昏酣睡，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喝罢了。苦呢，说不得，乐呢，我向来不曾觉得，依恋着难舍难离，固然不必，赶快的挣扎着起来，可是又往哪里去的好呢？——我不依恋，我也不决然舍离……然而心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呵！这才明白了！我住在这里我应当受，我该当。我虽然明白，我虽然知道，我“心头的奇异古怪的滋味”我总说不出。 “他”使我醒，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儿，他变成了一个“阴影”朝朝暮暮的守着我。我片刻不舍他，他片刻不舍我。这个阴影呵！他总在我眼前晃着——似乎要引起我的视觉。我的眼睛早已花了，晕了，我何尝看得清楚。我知我们黑甜乡里的同伴，他们或者和我一样。他们的眼前也许有这同样的“阴影”。我问我的同伴，我希望他们给我解释。谁知道他们不睬我，不理我。我是可怜的人儿。他们呢，——或者和我一样，或者自以为很有幸福呢。只剩得和我同病相怜的人呵，苦得很哩！——我怎忍抛弃他们。我眼前的“阴影”不容我留恋，我又怎得不决然舍离此地。

同伴们，我亲爱的同伴们呵！请等着，不要慌。阴沉沉，黑

魑魅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同伴们，请等着，这就是所谓阳光，——来了。我们所看见的虽只一线，我想他必渐渐的发扬快照遍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请等着罢。

唉！怎么等了许久，还只有这微微细细的一线光明，——空教我们看着眼眩——摇荡恍惚晞微一缕呢？难道他不愿意来，抑或是我们自己挡着他？我们久久成了半盲的人，虽有光明也领受不着？兄弟们，预备着。倘若你们不因为久处黑暗，怕他眩眼，我去拨开重障，放他进来。兄弟们应当明白了，仅等着是不中用的，须得自己动手。怎么样？难道你们以为我自己说，眼前有一个“阴影”见神见鬼似的，好像是一个疯子，——因此你们竟不信我么？唉！那“阴影”鬼使神差的指使着我，那“阴影”在前面引着我。他引着我，他亦是为你们呵！

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从来没有看见的阳光，居然露出一线，那“阴影”跟随着他，领导着我。一线的光明！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红花染着战血，就放出晚霞朝雾似的红光。鲜艳艳的耀着。宇宙虽大，也快要被他笼罩遍了。“红”的色彩，好不使人烦恼！我想比黑暗的“黑”多少总含些生意。并且黑暗久了，骤然遇见光明，难免不眼花缭乱，自然只能先看见红色。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他必定会渐渐的转过来，结果总得恢复我们视觉本能所见的色彩。——这也许是疯话。

世界上对待疯子，无论怎么样不好，总不算得酷虐。我既挣扎起来，跟着我的“阴影”，舍弃了黑甜乡里的美食甘寝，想必大家都以为我是疯子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知道，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乡；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饿乡”。我没有法想了。“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

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
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

1920年11月4日哈尔滨

《赤都心史》序

瞿秋白

人生的经过，受环境万千现象变化的反映，于心灵的明镜上显种种光影，错综闪烁，光怪陆离，于心灵的圣钟里动种种音响，铿锵递转，激扬沉抑。然生活的意义于客观上常处于平等的地位，只见电影中继存在陆续相衔的影象，而实质上却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影片。宇宙观中尽成影与响，竟无建立主观的余地。变动转换复杂万千，等到分析到极处，原无所“有”。然而同样的环境，各人各时各地所起印象各异，——此所谓“世间的的不平等性”于实际生活上永存不灭，与世间同其久长。所以有生活，有生活的现象，有生活现象之历史的过程。生活现象之历史的过程既为实质之差异的映显，就必定附丽于一定的“镜面钟身”。于是出抽象概括的问题而入具体单独的问题。缘此世间的的不平等性；而有人生经过可说。镜面之大小，钟身之厚薄，于是都为差异之前因。镜与钟的来处，锻炼时的经过，又为其大小厚薄之前因。历史的过程因此乃得成就。

东方稚儿熏陶于几千年的古文化中，在此宇宙思潮流转交汇的时期，既不能超越万象入于“出世间”，就不期然而然卷入旋涡，他于是来到迅流瀑激的两文化交战区域，带着热烈的希望，脆薄的魄力，受一切种种新影新响。赤色新国的都城，远射万丈光焰，遥传千年沉响，固然已是宇宙的伟观，总量的反映。然而东方古国的稚儿到此俄罗斯文化及西欧文化结晶的焦点，又处于

第三文化的地位，不由他不发第二次的反映，第二次的回声。况且还有他个人人生经过作最后的底稿。——此镜此钟置之于此境此界，自然断续相衔有相当的回射。历史的经过，虽分秒的迁移，也于世界文化有相当的地位，所以东方稚儿记此赤都中心影心响的史诗，也就是他弦上乐谱的记录。

《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于此时期，我任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职务，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内。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杂集随感录，且要试摹“社会的画稿”，所以凡能描写如意的，略仿散文诗。材料的来源，都在我莫斯科生涯中。约略可以分作几种：杂记，散文诗，“逸事”，读书录，参观游览记。“我心灵的影和响，或者在宇宙间偶然留纤微毫忽的痕迹呵！——何况这本小小的册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

论 翻 译

——给鲁迅的信

瞿秋白

敬爱的同志：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他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贡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洛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 Z 同志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是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20 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劳力求得最大的声望”；但是，这种人物如果不彻底的脱胎换骨，始终只是“沙龙”（Salon）里的哈叭狗。现在粗制滥造的翻译，不是这班人干的，就是一些书贾的投机。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

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有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
小小事业扩大起来。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战”。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地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四五百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156年以前就相当的结束了“教堂斯拉夫文”。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做了这件事。例如俄国的洛莫洛沙夫……普希金。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固然，中国的欧化的绅商，例如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人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

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

译须信雅达，

文必复殷周。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

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

“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

赵老爷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唱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一点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他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蒙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知识的学阀主义，——一点也没有过分的。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洛文学（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洛文学，暗指着普洛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这是普洛文学敌人的话。

但是，普洛文学的中文书籍之中，的确有许多翻译是不“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弱点，敌人乘着这个弱点来进攻。我们的胜利的道路当然不仅要迎头痛打，打击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更加整顿自己的队伍。我们的自己的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现在，所谓翻译论战的结论，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这样的结语：

“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

这只是个“反御的战术”。而普列汉诺夫说：辩证法的唯物

论者应当要会“反守为攻”。第一，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所认识的所谓‘顺’，和赵景深等所说的不同。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地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第三，我们承认：一直到现在，普洛文学的翻译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继续努力。第四，我们揭穿赵景深等自己的翻译，指出他们认为是“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

这里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

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并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这是很困难，很费功夫的。但是，我们是要绝对不怕困难，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是这样。难道1925年初，我们没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众造出“罢工”这一个字眼吗？还有“游击队”，“游击队战争”，“右倾”，“左倾”，“尾巴主义”甚至于普通的“团结”，“坚决”，“动摇”等等类……这些说不尽的新的字眼，渐渐的容纳到群众的口头上的言语里去了，即使还没有完全容纳，那也已经有了可以容纳的可能了。讲到新的句法，比较起来要困难一些，但是，口头上的言语里面，句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进步。只要拿我们自己演讲的言语和旧小说里的对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说不上口的

——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

所以说到什么是“顺”的问题，应当说：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文，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说的白话。中国人现在讲哲学，讲科学，讲艺术……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口头上的白话。难道不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得比较紧凑，比较整齐罢了。这种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的，这种言语，对于一般不认字的群众，也还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这种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内容（程度），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这种文字已经有了生命，它已经有了可以被群众容纳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语。

所以，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的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结果。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不死不活的言语。

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你以为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的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当然，在艺术的作品里，言语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论文要更加来得精细。这里有各种人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

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并且这并不限于对白。这里，要用穷乏的中国口头上的白话来应付，比翻译哲学科学……的理论著作，还要来得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不过愈加加重我们的任务，可并不会取消我们的这个任务的。

现在，请你允许我提出《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我还没有能够读完，对着原文读的只有很少几段。这里，我只把弗理契序文里引的原文来校对一下（我顺着序文里的次序，编着号码写下去，不再引你的译文，请你自已照着号码到书上去找罢。序文的翻译有些错误，这里不谈了）。

（一）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有一种——

“对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确些：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

渴望一种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这个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上的。”

（二）“在这种时候，极大多数的几万万，还不得不过着这种原始的可怜的生活，过着这种无聊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的生活，——怎么能够谈得上什么新的极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爱的始终还是他自己，——他爱他自己的雪白的肮脏的没有力量的手，他爱他自己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爱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为——甚至于那些最可厌恶的行为。”

（四）这算收场了，一切都回到老样子，仿佛什么也不曾有过，华理亚想着，“又是旧的道路，仍旧是那一些纠葛，——一切都要到那一个地方……可是，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没有快乐呵！”

（五）“他自己却从来没有知道过这种苦恼的，这是忧愁